

探析彝汉数目数字之历史渊源

罗阿依, 马 啸

(四川省彝文校, 四川 西昌 6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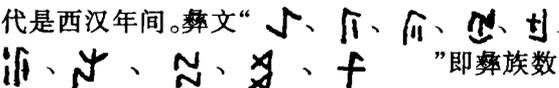
【摘要】前人用“易”的观念和“道的思想理解诠释汉文数目数字,笔者认为,数目数字的原始本义不应含有复杂的理念。彝汉数目数字字形如出一辙,字义语序等同,本文从文字学及民族学深入研究剖析彝汉数目数字,发现两者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虽异族异姓,但应同宗同祖,且彝文数目数字较多保留古文字的“面目”特征,刻划造意十分耐人寻味。从彝文数目数字的刻划造意看,彝汉数目数字与人类自我认识有密切联系,与古人的手势习惯密不可分,字形刻划即有象形、指事,又有会意,字义含有数的“加减对等”认识,是中华先民对数目数字的客观认识。

【关键词】彝文数目数字; 汉文数目数字; 历史渊源

【中图分类号】H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07(2004)03-0161-04

彝文数目数字与汉文数目数字字形如出一辙,字义、语序等同。两者应有历史不解之缘,应有内在必然联系。探讨剖析其不解之缘及内在必然联系有助于了解认识中国古文明,有助于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疑难谜案,有助于探讨民族历史、民族渊源及民族关系,对彝族历史文化更深层次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彝文数目数字

彝文是彝族人民自古使用的古老文字,是记录彝族语言,且能够准确地表示和反映一定客观事物的书写符号,是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以音节为最小表音单位的超方言文字。其历史十分悠久,有学者认为有五六千年,甚至上万年,有出土文物考证的年代是西汉年间。彝文“”即彝族数目12345678910。显然,彝文数目数字不再是简单的刻划记数符号,而是具有一定意义,具有一定体系的数目文字,其原始文字的踪影依稀可见。

二、汉文数目数字

汉文数目字有大写小写之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小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是大写,因大写数字是后人为辨别数目而附会使用,这里不再累

述。有关汉文数目数字的释义如下:

一,《说文》:“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古文也。”段玉裁注:“一之形于六书的指事。”徐灏笺:“造字之初,先有数而后有文。一二三  ,书如其数,是为指事,亦为象事也。”按:古字一至四横画表示数字一至四,是原始记数符号。

二,《说文》:“二,地之数也。从偶一。  ,古文。”按古文字用二横画表示,是原始记数符号。

三,《说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  ,古文三从弋。”按:古文字三用三横画表示,是原始记数符号。

四,《说文》:“四,阴数也。象四分之形。  ,古文四,  籀文四。”徐灏笺注:“  与一、二、三皆古指事文。”

五,《说文》:“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x,古文五省。”林义光《文源》:“五,本义为交午,假借为数名。二象横平,x象相交,以二之平见x之交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义》:“x象交错形,二谓在物之间也。当以交错为本义。自用为数名后,经传皆借午为之。”按:隶变作五。

六,《说文》:“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从人,从八。”

七,《说文》:“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衰出也。”丁山《数名古谊》:“七古通作‘十’者,刊物为二,自中切断之象也……考其初形,七即切字。”自借为

收稿日期:2004-08-02

作者简介:罗阿依,女,教师。

七数专名,不得不加入于七,以为切断专字。”

八,《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林义光《文源》:“八,分双声对转,实本同字。”高鸿缙《中国字例》:八之本意为分,取假象分背之形,指文字…后世借用为数目八九之八,久而不返,仍如人为意符作分。”

九,《说文》:“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书之形。”丁山《数名古谊》:九,本肘字,象臂节形。…臂节可屈可伸,故有纠屈意。”按:甲金文中九用为数字。

十,《说文》:“十,数之见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见四方中央俱矣。”于省吾《甲骨文释林》:“‘十’字初形本为直书,继而中加胞,后则加点为饰,又由转化

为小横。数十后反为一,但既已进位,恐具与“一”混,故直书之。”

以上释义带有“道”的思想,“易”的理念。古数字“一二三 𠄎”是原始记数符号,是指事,象形文。用“道”的思想、“易”理论及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指事象形文的原始本义,实为欠妥。数目数字的原始本义不应含有复杂深奥理论。

三、 彝汉数目数字的内在必然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绎,彝汉古文异体字繁多,字形变化比较大,数目数字变化如何?详见如下对照表。

彝汉数目数字对照表

数序	汉文数目数字		彝文数目数字	
	现代文	古文例举	规范文	古文例举
1	一		𠄎	
2	二		𠄎𠄎	
3	三		𠄎𠄎𠄎	
4	四		𠄎𠄎𠄎𠄎	
5	五		𠄎𠄎𠄎𠄎𠄎	
6	六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7	七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8	八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9	九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10	十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从表上可见:

一、彝汉数目数字字形古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骨架依存,原始初形可见,尤其彝文。

二、彝汉数目数字有一共同特性,以“1”为初始数目,没有“0”的数目概念,与阿拉伯及其他数目有显著区别。

三、彝汉数目数字不再是简单的记数刻划符号,而且较为稳定、成熟,能表示一定意义的数目数字,已是文字记数。但仍然可见数目刻划符号的影子,例:汉文“一二三”。

四、彝汉数目数字不仅字形相似如出一辙,而且

字义,语序等同。

笔者认为彝汉数目数字以上象现绝非偶然巧合,必有历史渊源,应有内在必然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的双手最灵活,最方便,是人从事各种劳动的主要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的双手造就了人的自身发展。语言的起源有手势论,模声论,感叹论。人们对数目数字的认识和运用,与手势论应有一定的关系。用手指比划数目即方便又直观,可以使所指数目(简单数目)一目了然。基本数目的认识 and 确立与人类自我认识密不可分。人的手指与生俱来为10指,这个基数即是自然生成,在生产力低

下,人的思想意识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又可说是“上帝”、“神”的旨意,人们自然会敬重、遵循,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基本数目数字一旦被人们所认识确定之后,为避免数目数字混淆,在传承和使用的过程中须共同遵循,不能随意更改变故,因此彝汉基本数字至今基本框架,原始基形依存,古今字形变化不大。第三,不可否认,古人有各式各样的计数方法,但彝汉基本数目数字因与人的双手有关,所以无“0”的数目概念,基本基数为1至10。

从字形上看,彝汉两种文字都经历象形文的演化,象形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象形文顾名思义,字的造形象其所指事物之形,是古人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而刻划造意,任何事物都有头有尾,刻划造字并不可少,这是象形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彝文数目数字至今大都依然残留“首尾”,而汉文大都已作“砍头,割尾”改进。再说方块文字的书写,一般都要抬头收尾,彝文数字至今依然保持沿用这一书写规则,而汉文数字已荡然无存。把彝文数目数字古文字一一省头去尾就成汉文数目数字。

彝文1(𠃉)字,去头省尾即成汉文数字“一”。

彝文2(𠃊)字,省去第二画“𠃉”的首尾就成汉文数字“二”。

彝文3(𠃋)字,省去第三画“𠃊”首尾就是汉文数字“三”。

彝文4(𠃌)字,把弧线笔画“𠃋”变直就是古汉文数字“𠃌”。

彝文5(𠃍)字,省去“𠃌”笔画即是汉文古数字的省写“x”。

彝文6(𠃎)字,省去笔画“𠃍”的起首即成汉文数字“六”。

彝文7(𠃏)字,省去笔画“𠃎”的尾部即成为汉文数字“七”。

彝文8(𠃐)字,去头去尾即成汉文数字“八”。

彝文9(𠃑)字,去头去尾即成汉文数字“九”。

彝文10(𠃒)字,省去“𠃑”的首部即成汉文数字“十”。

为何如此造形,其原始用意何在,今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基本数目数字不应存在假借,不应存在复杂的认识,应民众化、应通俗易懂。但前人的解释令人费解。

从彝文数目数字的刻划造意以及上述基本数目与手的渊源反复分析论证,发现古人手势习惯不同寻常,举母指可能与如今有相近似的含义,示称倾、

赞扬,但比划数目时不含母指。数字造意非常有趣,含有数的“加减对等”认识。手势比划食指意为数目1,比划食指和中指意为数目2,比划食、中、无名三指意为数目3,这种不把母指作记数的手势方式正是彝文基本数目字“𠃉𠃊𠃋”的字形刻划。应是指事象形字,虽然母指不作记数,但“字”形上有其影子,读者不防演示一下,定能领会。当笔者领悟发现彝文数目数字与手势习惯相关后,随即作了不少的验证,结果令人兴奋、惊奇,每个人的目数手势均如前所述。这兴许是手势习惯的传承性所至。

用文字刻划数目45678910确是很困难。尚若用横画或竖画依次刻划,第一,笔画太多,不易分辨,不便记忆,第二如此刻划只能算是原始计数符号,不能叫文字。从彝汉数目10的字形分析,其造意应是双手交叉交错,人的双手交叉交错即为10指10个数目。若用二横或二竖示意,第一字义不明显,第二容易和数目2的字形混淆。数目5是数目10的一半,那么彝文数目5(𠃗)的字形造意就顺理成章了,“十”意为数目10,“𠃗”或“𠃘”意为一半,一半的符号的确不好表示,古人确有过人之处,用半圆示之。

彝汉数目数字“4”异体字多,字形差别大,从彝文“𠃙”来看,其造意含有数的加减对等认识,是会意字。5指减去一指即是4个数,即“𠃙”弧线意指左手或右手,古彝文“一”短横即为减意,“𠃙”不就是彝文数目字1的书写吗。古彝文“𠃙”字若把弧线伸直即是古汉文“𠃙”。因母指不作记数,比划四指时,手势4和5容易产生混乱,因此彝文数字4(𠃚)和5(𠃛)采用会意。

彝文数目6(𠃜)、8(𠃝)、9(𠃞)也是如此。10减4等于6,彝文“𠃜”的笔画正好是4画。彝文“𠃝”更明显,“𠃝”即是彝文数目1,10减去两个1不也是8吗。彝文规范之后“𠃝”有站立之意,人站立需双脚立地,双脚不也是两个数,如今的手势八和六,也和古彝文数字相近似。彝文数目9按照以上逻辑思维,其文字符号可用“𠃞”来表示,但如此一来数目9和1不分,不能分辨。10减1等于9,从人的10指去理解,不要1指余数是9,古彝文9(𠃞)应是减去1指的刻划造意,“𠃞”意为数目1,“𠃞”意为减去或不要。

同样,彝文数目7(𠃟),其字形可书成“𠃟”或“𠃠”,古彝文有如此字形,但无数目7的含义,有待进一步考证。

总之,彝文数目字“𠃉𠃊𠃋”是指事象形

文,“𠄎𠄎𠄎九𠄎”应是会意字,是数目加减对等认识在字形上的具体体现。

有学者认为彝文数目字受汉文影响,借鉴了汉文。有学者认为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彝文数字属自创。彝汉数目数字有如此内在联系,有如此渊源,说自创,说不过去。民族文化确实存在相互影响,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但笔者有不同的认识。首先,夏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国家,发现文字的是殷墟,不可置疑,数目文字应远远早于夏商,建立国家即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又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没有通用的数目文字不可想象。其次,夏商乃至西周,还谈不上什么彝族汉族。第三,经笔者多年研究发现彝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历史文化有许多历史不解之缘,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笔者用彝族传统文化破解释读了《易》的原理及八卦神秘符号,十二地支,

阴阳五行等。详见《用诺苏文字破译十二地支》、《探析易经之渊源》、《从诺苏物质分类认识看阴阳五行》等粗文。第四,彝汉乃至中华民族都是华夏儿女,都是炎黄子孙,共同传承使用先祖的文化遗产,无可厚非,何为借鉴。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彝文数目数字和汉文数目数字字形如出一辙,字义语序等同,虽异族异姓,但应同宗同祖,同根同源,都是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沿用,只是彝文较多地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数目文字刻划造意即有象形,指事、又有会意,字义含有“数的加减对等”认识,并非含有神秘莫测及复杂深奥的理论,是人类自我朴实认识的结果,是古人对数目数字的独到见解,是中华先民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

(上接160页)

- [13]陈长友.彝族源流[M].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 [14]陈长友.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M].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 [15]梁红.万物的起源[M].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 [16]黄志坤.罗摩衍娜[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17]陈洪文.荷马与荷马史诗[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3)。